

廣陵先生文集

一



廣陵先生文集

王逢原墓誌銘

荆公王安石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予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

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
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
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予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
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諲之曾孫大理
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
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
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
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樂
以不罷嗇也推之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乎茲

廣陵先生傳

門人劉發

王氏舊望太原自先生之七世祖居於魏之元城不知其始何遷也叔祖父乙居廣陵先生幼育於乙故遂爲廣陵人年十數歲晝從羣兒嬉夜獨誦書往往達旦不眠率以是爲常未嘗從師爲辭章卽雄偉老成人見之皆驚年稍長倜儻不羈束周鄉里之急爲不義者面加毀折無所避人皆畏而服之里人滿執中謹厚人也一日先生過之執中以先生所爲爲非是先生因自悔更閉門讀書久之所得益以閎深乃爲竹賦以自廣

具載文集

茲不錄

其姊寡居貧無以自存乃聚徒天長已而積薪之

中得芝一葉先生有感焉乃著藏芝賦賦序多不載載

其賦

具載文集
茲不錄

是時丞相荆國公赴召道由淮南先生

賦南山之田詩往見之公得先生大喜期其材可與共

功業於天下因妻以其夫人之女弟焉

詩具載文集
茲不錄既而

徙高郵太守邵公必延請主學先生辭不獲已強應之

尋亦辭去邵公爲部使者以其節行聞於朝廷不報先

生既喜退隱思江南山水之勝乃遷居潤賦江上山中

之詞居頃之熟於潤之山川道里又著遊山記以寓其

意

具載文集
茲不錄

居無何以江陰幽僻乃去潤遷江陰江陰

地下溼得疾苦足弱因復遷常未幾以足疾終天下士

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痛惜之荆國公爲誌其墓

已冠編
首茲不

錄

荆國公既誌其墓又哀思之著於詩多至十數篇先

生德業之敏如駕四馬馭夷路駸駸驟馳雖健步者邈不可及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嘗不歎慕自以爲不逮事寡姊如事父教姊之孤兒不啻己子歲時祭祀於其考妣必流涕親識饋遺纖介無所受諸生有獻度其家貧禮雖甚勤不取也平生爲文多操紙立書未嘗有橐或有橐隨輒焚毀故其終家無遺文先生方生管城君名之曰令兒未及更立名而管城君卒故先生因名令初字鍾美建安黃莘以其造道之深字之曰逢原吳氏從先生一年而寡歸治田桑布素以待盡其趨操論議是皆宜爲先生配先生旣終方得女荆國公爲擇所宜歸歸吳人吳師禮亦名士嗚呼道之不明於世久矣

惟道之不明故士於出處皆莫知其所宜守仕於朝廷者知進而已時不足以有爲雖或援而去之猶不能自止也不然則溺於厚利苟徇世俗以自私無足道也隱於山林者知退而已時若可以有爲雖或援而出之猶不能自屈也不然則喜於名高苟違世俗以自顯無足取也夫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古之君子無必出也無必處也顧道何如耳苟外於道而拘於出處之迹宜其無自而可也方先王之盛時所以造士者有術優游崇養成其自得之實而不使其少累於外物故士多見夫道之大全而進止行遁無所於逆三代而後世不知所以造士士未明所以行已而紛紛外

物既已變易其思慮矣則其所守無所適當固其所也
嗚呼若先生者可謂豪傑之士矣去三代之久如此而
以宏材敏識偉節高行特立於一時使其無不幸之死
而幸與世偶則其所施設當如何哉雖然以太王王季
文王武王成就天下之士至於易商爲周而士之備道
德之美者宜不可勝數矣管蔡一以流言而朝廷上下
遂皆信之知保周公而賊四國者才十夫而已然則士
之不待文王而興者豈特罕聞於後世哉雖先王之世
固已然矣推此則若先生者其可易得哉世之知先生
者或以其文或以其行未爲知先生者也知先生者唯
荆國公而世或疑之故詳先生之行事而論次之如此

[illegible]

廣陵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藏芝賦

懷感賦

言歸賦

竹賦

倚楹操

鼯鼠操

噫田操

終雌操

終風操

夕日操

於忽操

辭粟操

陬操

樛高操

松休操

南山之田

送黃莘任道

送黃任道歌

翩翩弓之張

我策我馬

無衣一首

效醉翁吟

桃源行

我思古人

魯仲連辭趙歌

山中詞

江上詞

新

文

七

廣陵先生文集卷一

嘉業堂叢書

逢原王 令著

藏芝賦 并序

丙申歲自四月至六月

一本作夏四月

大雨而余之所客天

長縣東北皆瀕

一本作湖澤地浸以下頗以水爲患傷

草木多死邑居無薪芻而益貴薪益來自遠以予之

所居則薪之自北來者常售於余閒而有得若枯華

斷穎根梗蒂芥支離擁腫與碩實所

一本作頗

異於常草

者皆兒取以戲就其中嘗試視之余得則芝也折傷
不完計之於全此當一葉耳不知其佗安在也其生
雖不知遠近要皆在縣之北以常負薪之所來則芝

從可知也示人

一本作以

則不齊

一本作不能辯

有由是而

知有芝有由是而信爲

一本作有

芝有雖得是而弗之信

者然芝之爲物不常有而或出可愛者也自古詩之

作見於今者凡三百篇其以風賦比興而附見於物

若蘋蘩薇蕨荇苞

一本作芒

苦藿莢唐菰蓬瓠匏瓜葛鬱

蓼葵蕢葍芹藻莫茅茶藺苓蓬莠蒿苹蓂蒲萑葦薤

茨蕭艾稂苽蒼芑禾麻菽麥黍稷豆菽秬秠糜粟稻

粱菅紵卷耳芣苢菁莪莠蓂荷華游龍茹蘆芍藥之

類雜見並出然此特草耳其多蓋如此而未嘗及芝

也自詩而下長辭章而善自託者獨有屈原今其離

騷九歌具存而可考然其況意所及自詩人所紀之

外復益以江離芙蓉杜若薜荔木蘭白蘋菝葜揭車
蕙芷茵菊芰蘼薺葳蕤葍蓀而地所常產目所同
識之草盡矣若夫陳忠而直私忿廢而怨逐託於彼
而取此以見義此則予之所知至於道則予不得而
一也然稱類已眾而芝復獨遺是誠何故耶說者遂
以九歌之三秀爲芝子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
采之則芝非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及觀漢樂歌蓋
當時文工槩人緣飾世治以裁一本無裁字主意耳非有
如詩人騷客鬱於中而不得言憑於物而後見者皆
非予所好也令予得芝而賦之意皆在於賦序故不
道也

庭句突萌抽蔚擢秀孰非春兮坯培壅堙播漑軋蒔孰
非人兮不爲常生特見挺出芝則神兮靈幹不阿眾葉
類附不孤有鄰兮生莫時期毓無種裔天生德兮芣苢
一本作薦薦庭蘼蕪荐道退野卽兮生無一本作有本根拔不滯
茹無吝惜兮榮而不華槁而不枯莫損益兮芡萊翳陰
高出下蔽適以取容兮朝菌射干齊長並秀德不校同
兮荒原穢壤棄放委廢若將終兮知者謂一本作爲諡何爲
來哉似不必逢兮困于不知束于薪蘇自信不恥兮摧
戕折傷披本斷幹禍不自己兮火炎木焚投置不縮知
命有止兮偶於自生不祈見聞吾與爾已兮

懷感賦寄滿建中粹翁

并序

白雲山房詩集